

第一章 穿成書中女配

大酈熙和三十一年，國運昌隆。

自太寧帝建朝以來，三公四侯世襲罔替，代代相傳。

文人墨客齊聚雍京，各式雅集詩會層出不窮，大有攬盡天下有才之士，歌頌盛世繁華之景的趨勢。

時逢仲春雅集，頌風閣內曲水流觴，隔著一汪春花溪，衣著華麗的男男女女穿梭不斷。

姿態優雅的貴女千金、書卷風流的青年才俊，談笑間皆是詩詞往來，應和著琴聲悠揚，或以酒寄情，或以花喻意，一觴一詠暢敘幽情，高端恣意盡顯書香雅韻。

一派風雅中卻有格格不入的闖入者，在一眾貴女才俊中尤為突兀。

紅衣少女姿態做作，扭著腰學著別人走路，好比是一群天鵝中混進來的土鴨，邯鄲學步極其可笑。

她不僅對周遭的一切視而不見，也對自己像個小丑一樣被人指指點點渾然不知，一步步扭扭捏捏地朝集會中最为矚目的一群人走去，那不太合身的衣裙毫無時下貴女們的半點端莊淑雅之態，豔俗的濃妝配著滿頭的金銀亂飾，更是讓人不忍直視。

「這賣豆腐的眼光倒是好，鄉下來的土憨貨一眼就瞧上了戚二公子，可憐咱們戚大才子天天被這麼個東西糾纏……」

「誰讓人家有個當寵妃的姑姑。」指的是思妃娘娘。

「噓。」

少女眼看著快要走到那群人面前，突然被絆了一下，直直撲倒在地，額頭重重磕在地上的一塊石頭上，隨後便一動不動。

沒有人上前看一眼，更沒有人過來相扶一把，所有人皆冷漠地看著，誰也不知道暈過去的少女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。

半晌，少女終於動了，慢慢爬了起來。

隱素茫然四顧，腦子裡紛亂的資訊如潮水一般湧來，令她頭痛欲裂，險些驚呼出聲。

她穿書了！穿到自己曾看過的書中！

「傅隱素，妳又想對戚二公子做什麼？」一位粉衣姑娘攔住她的去路，喝斥她。

戚二公子是武仁侯府的庶子戚堂，也是書裡的男主。

傅家原是陞城一個普通民戶，往上數三代都是磨豆腐的。也不知是祖墳冒了煙還是怎麼回事，竟然出了一個貌比西施的女兒傅絲絲。

皇帝最喜微服私訪，尤喜與民間女子談情說愛，下陞城時偶遇傅絲絲，大為驚豔，將人帶回宮中。

傅絲絲入宮六年，從美人到妃位恩寵不衰，皇帝為討其歡心，三個月前破例賜了傅家伯爵之位，封號承恩。

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說的就是傅家上下，從未出過陞城的一家人甫一入京，哪兒都顯得水土不服。原主被京城的繁華迷了眼，想到自己姑姑進宮裡前說的話，一門

心思要給自己找一個俊俏的夫婿。

傅絲絲的原話是這樣的，「早知道要侍候一個老男人，我還不如在陞城挑一個人嫁了。老男人哪裡比得上俊俏的小哥哥，什麼雨露天恩，我呸！素素啊，妳可得記住姑姑的教訓，遇到長得好看的小哥哥不要猶豫，千萬別像姑姑這樣遺憾終身。」原主記住了姑姑的話，進京後沒多久於人群中對戚堂一眼萬年，自此之後不是在武仁侯府門口堵人，就是在崇學院上下學的路上堵人，不是送花就是送吃的，恨不得往戚堂身上撲。

所有人都指責她沒有自知之明，罵她不知廉恥，可她無懼世人的唾棄謾罵，一步步陷入魔障，最終捲入皇權之爭中，不僅賠上了傅家老小，自己也為戚堂擋劍而亡。

在書裡原主的結局是這麼一段話——

她慢慢閉上眼睛，嘴角帶著甜蜜而幸福的微笑。能死在戚堂的懷裡，她覺得自己這一生終於圓滿了。

對此，隱素只有一句評價：戀愛腦要不得。

「傅隱素，但凡妳有一星半點的自知之明，都應該知道戚二公子不是妳能高攀的。」粉衣姑娘姓宋名華濃，出身三公之一的梁國公府。如果不是這等耀眼的出身，也不敢出這個頭，畢竟傅絲絲正得寵，枕頭風一吹，哪怕不會傷及這些世家貴族的根本，也夠他們提心吊膽一些日子。

隱素「哦」了一聲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

宋華濃以為隱素輕慢自己，勃然大怒，伸手一撓。

隱素身體一個不穩，手裡的東西飛了出去，砸中了那群人中的其中一個。

「剛剛飛出去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好像砸到了謝世子……」

「她怎麼敢！」

那群人將被砸中的人圍了起來，不少人怒目望著姿態不雅地趴在地上的隱素，彷彿她砸中的不是人，而是他們的信仰。

我去你的吧！隱素慢慢爬起來，一個反手就將宋華濃推倒在地。

所有人都震驚地看著她，對她此時的儀態深深嫌棄。

濃妝已花，白的紅的斑駁不堪，比之唱戲的花臉不遑多讓，磕破的額頭滲出血絲，越發顯得慘不忍睹。

她徑直走到那群人面前，「戚堂？」

一位穿著青衣綸巾的男子走出來，眉頭緊鎖，眼睛如星辰，那世人皆不知我苦任我獨美的氣質，妥妥是個撕漫男。

大酈最高學府崇學院設男院和女院，男院稱為昭院，女院稱為德院。昭德兩院各有風騷，備受推崇的是三傑四美，戚堂就是三傑之首。

這樣的人設，不愧是男主。

戚堂是庶子，世家的庶子出頭不易，他能有今日的成就和名聲，肯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而因為原主的糾纏，戚家上下不少人說風涼話，確實給他帶來了不小的

麻煩。

「戚二公子，以前的事是我不對，我在這裡對你說一聲抱歉。你放心，我以後再也不會去找你了。」

「傅姑娘客氣了。」

「傅隱素，我和妳拚了！」宋華濃被人扶起來，嚷嚷著就要過來找隱素拚命。

「宋姑娘，妳冷靜一點，她是什麼身分，妳是什麼身分，玉器豈能與瓦礫相提並論，沒得降低了自己的身分。」有人勸道。

大庭廣眾之下，還是在仲春雅集之中，這麼多眼睛看著確實不太雅觀。勸說的人也不全是為了宋華濃，還有為她自己。同為德院的學子，如果宋華濃名聲不好了，身為同窗的她們多少也會受到一些波及。

宋華濃猶氣不過，指著隱素，「好，今日之事，我記住了！」這是要秋後算帳的意思。

隱素已經接收了原主的記憶，木著一張臉道：「那也請妳記住，是妳先推我的，便是告到陛下面前我也占著理。」

她抬出皇帝，宋華濃又要發作。

旁人又勸，道思妃娘娘聖眷正濃，若是真鬧到了陛下面前恐怕難討好。

宋華濃雖然氣不過，心裡卻有些忌憚，色厲內荏地叫囂了幾句便順著勸說下了臺階。

「諸位都聽到了，是傅隱素自己說以後不會再糾纏戚二公子的。」

「嗯，是我說的。」

隱素一點也不想跟著劇情走，男主和女主怎麼樣都好，她一個女配絕對不摻和。她實在好奇，看這群人像護著寶貝一樣築出一道人牆隔絕，她砸中的到底是什麼人？

「請問我的東西在誰那裡？」

眾人氣不過，質問她為何砸了人卻只關心自己的東西。

「傅姑娘，妳砸了謝世子，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嗎？」

原來她砸中的是謝弗，難怪。

崇學院三傑四美名聲在外，走到哪都被人追捧推崇，但加起來都敵不過被譽為崇學院之光的謝弗。

謝弗是三公之一穆國公府的世子爺，也是皇帝金口玉言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，其地位之高只能讓人景仰。

「謝世子，得罪了，改日我定當備禮登門道歉。」

眾人炸了。

「她怎麼敢有這樣的心思！」

「怪不得說不再糾纏戚二公子，原來是盯上了謝世子。她也不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是什麼德行，還敢拿豆腐碰美玉，簡直是癡心妄想。」

「好不要臉！」

隱素看著那些人，差點口吐芬芳。她說錯什麼了？砸到了人登門道歉不是禮數嗎？

到了她這裡怎麼就成了不要臉？

「你們先說我無禮，我這廂有禮了，打算備禮登門道歉，你們又說我不要臉。黑的白的都由著你們說，可真難侍候。」

她的話令眾人噎住了。

有人搖頭晃腦，「真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。」

「你是秀才嗎？」

那人臉紅，他還沒有功名，正準備今年下場。

「你連秀才都不是，怪不得說話不清不楚。」

尷尬的氣氛中，有人輕笑出聲。

「傅姑娘，那妳承認自己是兵嗎？」

隱素朝說話的人看去，是個長得相當不錯的男子，桃花眼狹長，丹唇外朗，搖著一把玉骨紙扇，看上去一派風流瀟灑。

此人好像也是三傑之一，叫什麼林清橋。

「這位公子眼睛長得如此好看，難道看不出我只是個女子嗎？」

林清橋哈哈大笑，摺扇翻飛。這位傅姑娘瞎說什麼大實話，他可不就是眼睛長得好看。

「謝弗，傅姑娘說要登門道歉，你怎麼看？」他口氣隨意，可見平日裡和謝弗的關係不錯。

人牆像是收到什麼指示，不約而同撤開。

當隱素看到那個人時，才知道什麼叫做驚為天人。

杏靄流玉，溫潤至極，白衣墨髮，容色絕塵。如鏡湖一般的眸平靜淡然，好比花晨與月夕的相逢，僅是存在於天地間便是最大的美好。

唯有這樣的人才當得起女主的白月光。

當他看向隱素時，隱素好像聽到花開的聲音。

「傅姑娘，妳當記得自己的身分，更要想著宮裡的思妃娘娘，切莫過多糾纏。」

隱素朝說話的人看去，蛾眉皓齒，濃淡相宜，最是賞心悅目的長相。

說女主，女主到，她姓顧名兮瓊，乃顧大學士之女。

顧兮瓊是德院四美之首，同三傑之首的戚堂簡直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正是因為娶了這麼一位知書達禮、秀外慧中的妻子，戚堂才能以庶子之身步步青雲，最後承襲了侯府的爵位。

書中男女主相互扶持，全程沒有什麼虐點，唯一虐的就是女配。

作為一個讀者，隱素很喜歡這樣不虐男女主的文，但身為文中被虐的女配，她表示很不開心也很不舒服。

宋華濃忿忿道：「兮瓊姊姊，妳何必和她說這些，她要是聽得懂人話就不會做出那樣不要臉的事。」

「我聽懂了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林清橋的笑聲不合時宜地響起。

「林公子，你笑什麼？」有人疑問。

林清橋搖著扇子，桃花眼笑出了淚，「宋姑娘說傅姑娘聽不懂人話，傅姑娘說她聽懂了顧姑娘的話，請問顧姑娘說的是什麼話？」

眾人恍然，神色各異。

顧兮瓊面有不豫之色，朝林清橋看了一眼。

林清橋無所謂地聳著肩膀，「我只是好心替人解惑，別無他意。」

他的背後是大鄺第一世族林家，林家自前朝起就是大世家，並不懼後起的三公四侯，何況他本人亦是十分出色，壓根不需要看人臉色。

這位傅姑娘有點意思，至少比京裡的貴女們有意思多了。「傅姑娘，妳說的東西不會是指那個吧？」

所有人都看向林清橋指的地方。

謝弗的手指蒼白而修長，如透骨寒玉，襯得那原本最為普通的猴子糖人也變得精緻起來。

隱素嚥了嚥口水，作為一個手控，她可恥地心動了。

「謝世子，對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無事，我並未傷到。」

幽谷泉鳴，清脆悅耳。

與此同時，空中突然傳來雷聲，剎那間彷彿有一股電流自頭頂而下，通過她的體內，卻無任何不適。

她聽到有人疑惑為何好端端的會晴天驚雷，卻未及細想。

「這糖人不錯。」唯有林清橋敢從謝弗手中搶東西，他對著光左看右看，猴子糖人在陽光下折射出琥珀色。「上等的蔗糖，火候正好，作畫時一筆勾成，流暢自然。雍京城內有這般手藝的，應是玉帶橋下的糖人李。」

「正是在玉帶橋買的，花了我五文錢呢。」

眾人聞言，無一不在心中鄙夷隱素的俗氣。

五文錢也是什麼值得說道的事，瞧她這上不了檯面的樣子，好似不是五文錢，而是五千兩一樣。

隱素接過糖人，分別向謝弗和林清橋都道了謝。

傅家雖得了勢，但家底太薄，比不上其他侯爵。

承恩伯傅榮原是靠著起早貪黑的磨豆腐、賣豆腐，在陞城攢下了一點家業，養活了一家人，因此哪怕是當了伯爺，他也捨不得丟開這門手藝。

他挑揀著豆子，一絲不苟。

其妻秦氏不停走來走去，「當家的，我這眼皮一直跳，你說素素不會出什麼事吧？你也不攔著點，由著她胡鬧，還讓絲娘給她弄帖子。仲春雅集哪裡是我們這樣的人能參加的，她不會彈曲也不會作詩，也不知會不會被人排擠？」

夫妻二人相貌都是中等，傅榮身壯體高，秦氏圓潤富態。自打搬到雍京，兩人怕給傅絲絲丟臉，都只敢偷偷摸摸磨些豆腐，再喬裝一番拿去賣掉。

揀完豆子，傅榮又泡上了水。

後院的門「嘎吱」一聲，探出一個小泥臉。

「傅小魚，你又去哪裡玩泥巴了！」秦氏抄起磨盤旁邊的掃帚，提著就往前衝。傅小魚「嗖」一下鑽了進來，像條小泥鰻一樣躲進了柴堆裡，「娘，娘，別打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你天天說下次，今天我不打到你屁股開花，我就不是你娘！」

「嬌子。」

「你個臭小子，我讓你再叫嬌子！」秦氏的掃帚「嘩」一下招呼上去，卻是打在一旁的柴堆上，「你說，你是不是又和別人打架了？」

「娘，今日不是我挑事的，是那些人……胡家的那個胡三，他說我姊是傻子，妳說我能依嗎？」

「是不能依。」秦氏收了掃帚，叉腰而立，「但他說的好像也沒什麼錯，你姊可不就是不太聰明。」

隱素剛到後門聽到的就是這句話，小心翼翼地探了腦袋進去。

秦氏立馬發現了她，「素素！」

「……娘。」

秦氏原本朝她跑來，半途中忽然站住，用一種十分古怪的目光打量著她。

隱素心裡漸漸不安，暗道知女莫若母，對方一定是發現了她不是原主，她該怎麼辦？

裝傻說容易也容易，說不容易也不容易，裝一兩天容易，但裝一輩子可太難了。難道要直接告訴他們，她不是原主？

其實原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傻子，只是腦子有些不靈光、反應慢，眼睛雖大，目光卻稍顯滯澀。

如今內裡的芯子一換，哪怕外表還是那個人，一個人的眼神卻無論如何也騙不了人。

「素素，妳是不是好了？」秦氏一把拉住她，緊盯著她的眼睛，「妳告訴娘，妳腦子是不是清明了？」

隱素僵硬點頭。

「太好了！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啊！」秦氏哭起來，「當家的，你聽到了嗎？咱們家素素不傻了！」

傅榮激動地走過來，搓著手兩眼放光。

傅小魚也從柴堆裡出來，滿是泥巴的臉上唯有一雙眼睛黑如寶石。

六隻眼睛灼灼地看著隱素，像是要把她看穿一樣，她不禁一愣，現在這是什麼情況？

秦氏哭哭笑笑，一時說要去寺廟還願，一時又說要燒紙告訴已故的傅老太太。

在這番顛三倒四的敘述中，隱素從原主的記憶中搜索到了原因。

當年秦氏因為胎兒太大難產，生了三天三夜才把原主生下來。據說原主出生時渾身青紫，長到三歲都說不清楚話，傅老太太找人算了命，算命的說原主少了一魂

一魄，多沾佛氣或許能魂魄歸位，但魂魄歸位之期難以預料，讓他們不必強求。於是原主三歲到十歲的這七年間，都是陪傅老太太住在寺廟附近，她的名字也是寺裡的一位高僧所取。

激動過後，秦氏終於看到她額頭上的傷。

隱素沒怎麼隱瞞，說自己正是因為磕了頭才清明的。

「我們一直怕妳絆著磕著，妳祖母在的時候天天盯著妳，後來妳祖母不在了，換成妳姑姑成天看著妳。早知這樣就能好，真應該早點讓妳磕破頭。」

隱素：「……」真是親娘。

「姊，妳現在不傻了，那妳還喜歡那個戚公子嗎？」

傅小魚的話驚醒了所有人，六隻眼睛齊齊看向隱素。

隱素壓力有點大，連忙道：「不喜歡了。」她把糖人給了傅小魚，「你看，這是我買來原本打算送給他的，現在給你了。」

原主自從癡迷戚堂以來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東西都送給對方，哪怕是親弟弟想要她都不給。

事實勝於雄辯，傅小魚歡呼一聲，徹底相信她是好了。

他迫不及待舔了一口，「真甜！」

能不甜嗎？隱素心道，這可是沾了崇學院之光的糖人。

一家人高高興興像過大年，秦氏破例多燒了兩道菜。

別人家的菜用盤裝，他們家的菜用盆裝；別人吃飯用碗，傅榮和傅小魚、秦氏吃飯都用盆。

初時隱素感到十分驚訝，等到自己也一連吃了四大碗飯後，她終於明白了，原來這一家人都是吃貨。

四口人圍桌而坐，就著豆油的燈光說說笑笑。

是夜，傅榮悄悄出門，依照上京前傅絲絲所給的指示，託人傳信告知隱素清明的事，並守在宮門外等候傳遞出來的消息。

京裡水很深，其中的彎彎繞繞他們兩眼一抹黑，該做什麼、不該做什麼，都要聽傅絲絲的。

他縮在宮牆旁，儘量讓自己不顯眼。

梆子聲響了兩回，夜色漸深，此時此刻，隱素早已陷入夢鄉。

似夢非夢間，她好像摸到了什麼東西，不知不覺纏了上去，然後她感覺有人掐住了自己的脖子，窒息逼迫她不得不睜開眼睛。

墨黑的髮，猩紅的眸，白天看著透明冷玉般讓她垂涎的修長手指，此時正扼著她的喉嚨。

隱素愕然，她怎麼會和謝弗在一起？

翻白的眼看到像寡婦守節似的黑色帳頂，根本不是原主的溫馨小窩，她心下驚慌，

這到底是哪裡？現在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妳是誰？」聲音冷到徹骨。

謝弗不認識她了，難道她又穿越了？

「……我說……放開我。」

窒息感一解除，她大口大口喘著氣，心下驚疑著，低頭看到自己的衣服，竟是她再為熟悉不過的吊帶睡裙。

這手……這感覺……是她自己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「既然沒想好怎麼說，那就不用說了。」

一道寒光劃過，險些閃瞎了隱素的眼。

那是一把劍，直直朝她刺來，瞬間穿透了她的身體。

「啊！」

她掙扎著、尖叫著，突然眼前像是換了一個天地，赤眼的男人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她睡前十分滿意的女子香閨。

一應花梨木的傢俱，鏡臺櫃桌應有盡有，四扇屏風上畫著形態各異的猴子，有的抓耳有的撓腮，還有一隻捧著一顆大桃在啃，另一隻則是憨態可掬正在打坐。

枕頭上全是汗水，濕透的髮絲貼在臉上，她摸了摸心口，心神漸穩。

原來是一場夢！

「小姐，小姐，妳怎麼了？」丫頭小蔥聽到動靜跑進來，臉上明顯還殘留著睡覺時壓著的印子。

傅家的下人不多，上上下下加起來不到十人。

窗外已有曦光，隱素沒了睡意，索性躺著整理思緒。

此時浸著一身朝露的傅榮剛回到府中，顯然是在宮門外候了一夜。

他一貫起早貪黑，神色倒不見乏累，等秦氏和隱素都到了正廳，他才說出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消息。

「讓我去崇學院上學？」隱素因為那個夢還心有餘悸，之前因為生病死過一次是一回事，眼睜睜看著自己被人一劍刺穿又是另一回事。

雖然夢中感覺不到疼痛，但那被死神籠罩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，太嚇人了。

果然夢都是反的，謝弗那樣不食人間煙火的絕世溫潤男，怎麼可能會是夢裡那個暴戾的瘋子。

秦氏喜形於色，「自小妳姑姑就最疼妳，妳出生時妳姑姑才七歲，天天抱著妳不撒手。她進宮之前說過，等她飛黃騰達了，定要給妳找一門好親事，我想著妳必是惦記妳的姻緣才如此安排，指望妳進了學院好好給自己挑一個如意郎君。」

崇學院不是一般的學堂，哪怕是沒有進過學堂的夫妻倆都知道這個機會有多難得。那可是大酈最好的學堂，是他們鎮上的舉人老爺都進不去的地方，聽說裡面的學子個個是大才子，學問好，長得也好，說話都比別人說得好聽，素素哪怕是挑個最差的，那也是不得了的好夫婿。

傅榮眼眶泛紅，「妳昨日才好，今天就能去上學，一定是妳祖母在天之靈保佑了妳。」

「還有妳姑姑，妳以後可千萬別忘了妳姑姑對妳的好。」秦氏又叮囑，「這可是妳姑姑求來的恩典，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天大好事！」

隱素頭大，她不想上學啊，都已經工作幾年了，為什麼還要讓她背起書包再進校園？

崇學院的德院有女主，昭院有男主，她一點也不想再見到他們。

傅榮和秦氏歡天喜地，張羅著她上學的事。

龍恩來得太突然，一家人進京之後毫無準備，以前的粗布舊衣自是不能再穿，只能買成衣過度。

秦氏挑來挑去都不滿意，還想讓人去買新衣，被隱素制止了。

最終，她穿的還是昨天那一身紅衣，也沒讓秦氏給她上妝。

第二章 上學被找麻煩

當隱素出現在德院門口時，所有人都露出疑惑的眼神。

不太合身的紅色衣裙鬆鬆繫著腰帶，行走間頗有幾分閒適之態。磕破的額頭上綁著同色的抹額，在腦後垂下兩條飄逸的紅髮帶。

脂粉未施的臉露出原本的五官，如珠如玉，嬌色微慙，一雙眸子流盼含光，極為靈動，悠然自得的神情與林下風致的儀態，竟像是誤闖凡間的仙子。

不少人已經注意到隱素，有人小聲猜測她是誰家的姑娘，還有人討論她的打扮，說她這一身實在是明麗又飄逸，稱得上芙蕖凌波。

「傅隱素，她是傅隱素！」宋華濃的聲音極其尖利，眼珠子都快凸出來。

誰能想到那女子居然是傅隱素，一眾白色院服中，她這一點紅尤為醒目。

「以前她那一臉亂七八糟的是什麼東西？原來她長這個樣子。」

「還挺好看的。」

眾人恍然想起這位傅姑娘可是思妃娘娘的親侄女，都說侄女像姑母，有思妃娘娘那樣容貌傾城的姑姑，親侄女的長相又能差到哪裡去？

「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宋華濃攔住隱素，「妳是不是忘了自己說過的話，又想糾纏戚二公子？」

眾人記起隱素的作風，從方才的驚豔中回過神來。

長得好看又怎麼樣，此等行事粗鄙又無教養禮數的女子，莫說是好人家的嫡子，便是那些不太成器的庶子也看不上。

戚堂就在人群之中，憂鬱的臉上喜怒難辨。

武仁侯府不僅有兩位嫡子，庶子亦是不少，他能在一眾兄弟中冒出頭來，其中的艱辛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獲得功名出仕是他唯一能走的路，他比誰都知道這條路有多不容易，也比誰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，傅姑娘這樣的女子實在是不適合他。隱素也看到了他，那憂鬱的氣質、星辰般冷淡的目光，哪怕是在一群白衣學子中間，還是能讓人一眼將他認出。

「我是來上學的。」

「妳來上學？」宋華濃像是聽到什麼天大的笑話，聲音越發尖銳，「妳怎麼可能是來上學的，分明是來糾纏戚二公子的！」

「這裡不是學院嗎？」隱素抬頭仰望著牌坊上的字，「我就是來這裡上學的，宋姑娘非說我是來找男人的，難道妳自己就是這樣的人？」

宋華濃瞬間氣紅了臉，「妳……妳胡說！」

這時，一位年長的青衣男子匆匆而來，道：「誤會，誤會，傅姑娘真是學院的學生，今日是第一天入學。」

所有人皆驚，崇學院現在的門檻這麼低了嗎？

那青衣男子是學院的夫子，眾人都認識，夫子說的話不會有假，幾乎是須臾間的功夫，不少人已猜到其中的內情。

看來那位思妃娘娘還真是受寵。

宋華濃不肯信，「胡夫子，是不是弄錯了？」

「宋姑娘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問山長。」他誰也不想得罪。

他這麼一說，誰都知道此事千真萬確。

宋華濃氣不過，瞪著隱素，「妳這樣的還想來學院上學，簡直是丟人現眼！妳識字嗎？妳會寫字嗎？字都不會寫還想進德院，識趣點就趁早走人。」

在場的女學生們交頭接耳，三三兩兩地議論起來。有人提議延遲隱素入學的日期，說她至少要會寫字才能進德院讀書。

隱素挺想抬腳走人的，但這個機會是深宮裡的傅絲絲勞心勞力吹了枕頭風才得來的，無論如何她今天都要進崇學院。

「會寫字就行了嗎？」她木著臉，實則是因為沒有睡好又起得太早犯睏了。

傅家自進京那日起，老底就被扒了個乾淨，三代賤業人，全是睜眼瞎。

宋華濃冷笑，「對。」

「妳說對就對，妳能代表所有人嗎？」隱素一指眾人。

昭院的人齊齊迴避，德院已有人站到宋華濃身後。

大鄺女子以入德院為榮，身為德院學子象徵的不僅是她們的才學，還有她們的地位人品。若真與一個目不識丁的鄉野村姑做同窗，她們還如何引以為傲？

一會兒的功夫，昭德兩院的立場涇渭分明。

「夫子，你能做見證嗎？」

胡夫子問過宋華濃等人後，點了點頭。

學院最不缺的就是筆墨紙硯，沒一會兒就備得齊齊整整，上好的宣紙，極品狼毫，還有那泛著清香的徽墨以及紋路綺麗的端硯。

隱素上前，先是擰起袖子磨墨。

她的姿態不算優雅，甚至可以稱得上有幾分豪放，只是整個人頗有幾分氣勢，動作中還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灑脫。

「你看她磨墨的樣子，指不定還以為是在磨豆腐呢。還有她握筆的手勢，莫不是將筆當成了筷子？」

「瞧她的樣子，應是不會寫字的，但願她能知難而退。」

「咦？她寫的是什麼？」

眾人伸長脖子，只見那潔白的宣紙上出現一個大大的圖案。

龍飛似風，鳳舞如花，似字非字。

「妳畫的是什麼鬼東西，這根本不是字！」宋華濃難掩面上喜色，她就知道傅隱素這個草包不會寫字。

瞧瞧這畫的是什麼玩意兒，三歲小孩都知道這不可能是字。

「誰說我寫的不是字？」隱素擱了筆，慢條斯理地用白帕子擦著手指，明明是尋常的動作，她做來卻別有一番風采。「妳自己才疏學淺不認識就說我寫的不是字，看來妳也不過如此。妳上竄下跳嗓門還大，我還以為妳有多厲害呢。」

被她這麼一刺，宋華濃氣得牙癢癢。誰上竄下跳？誰嗓門大？這個鄉巴佬說話真難聽。

「諸位，你們且看，這是字嗎？」

很多人搖頭。

胡夫子認了半天，確實沒認出那是個什麼字，與其說那是一個字，不如說是不會寫字的人的亂畫亂寫，看來傅姑娘確實不會寫字。

德院的眾人達成一致意見，全都說隱素寫的不是字。

隱素歪著頭，「連我寫的字都不認識，看來這個學不上也罷。」

「是妳自己不會寫字，還有臉在這裡大放厥詞！」

「誰說我不會寫的，我這不是寫了一個字嗎？」

「妳這根本就不是字……」

「且慢！」

幾人從學院出來，為首的是一位穿著深青色衣衫的老者。

那老者清瘦而豐饒，眼中精光與深沉並存，正是崇學院的山長趙熹。他的身後是兩位白衣學子，一人搖著摺扇風度翩翩，一人溫潤如玉清風明月。

「益之，你來辨一辨這位傅學子寫的是什麼字。」益之是謝弗的字。

謝弗那雙鏡湖映月般的眸子看過來時，隱素感覺自己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，一是被美色所震驚，二是被浮上心頭的夢境所嚇。

現實中的謝美男和夢裡的那個瘋子截然不同，恍惚間竟讓她生出一種眼前之人是雙重人格的錯覺。

所有人都望過去，如朝聖一般。

那一身白衣襯得謝弗如玉的容顏生出幾分寒氣，乍陽乍陰的交錯中，彷彿是一半神明一半瘋魔的合體。

隱素晃了晃自己的腦袋，努力想將夢境中的那個瘋子清除出去。此等積石如玉世無第二的溫潤君子，到她的夢裡卻成了赤眉紅目殺氣騰騰的煞神……她有罪。

「這確實是字，乃是佛家所用的花符體。」清泉出谷的玉鳴聲，好聽到似是讓汗濁之氣瞬間得到淨化。

「這是花符體！」有人驚呼。

「沒錯，好像是花符體。」又有人道。

大鄽重佛教，世人求佛賜符而佩，鮮少有人會注意符上所書之字，且各佛寺所用符體各不相同，花符體是部分佛寺用來畫符的字體，較多出現在如意符和桃花符

中。

沒有人會質疑謝弗的話，他學識淵博、才情高卓乃是崇學院人人皆知的事，他說這是花符體，這就是花符體。

「請問謝世子，傅姑娘寫的是什麼字？」

「她寫的正是字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林清橋毫無形象地大笑起來，「你們不是讓她寫字嗎？她還真就寫了一個『字』。」

眾人恍然大悟，原來這個字是「字」。

林清橋笑夠了，桃花眼中水光一片。這位傅姑娘可太有意思了，他從來沒有遇過如此有趣之人。

「不知傅姑娘師從何人？」

「我幼時曾在寺廟中住了幾年，同寺中的僧人所學。」

剛開始接收原主的記憶時，她是驚訝的，因為她萬萬沒想到在世人眼中如癡兒一般的原主，居然會的東西還不少，比如說這個花符體。

她的所有記憶早已和原主合二為一，所以方才宋華濃出言為難她時，她瞬間就想到這個法子回擊對方。

「益之，想不到傅姑娘和你倒是有緣。」

「佛愛世人，信佛者皆是有緣之人。」

隱素抬頭看去，對上一雙瀚海無垠的眼睛。

謝弗是穆國公獨子，因為打娘胎裡帶來的心疾，從小養在寺廟中。

他是女主的白月光，所謂的白月光大多都成了地裡的霜，他就是如此，年紀輕輕死於心疾突發，世人無不惋惜哀歎，惋惜慧極必傷，哀歎天妒英才。

隱素也在心裡道了一聲可惜，可惜藍顏薄命。

「你們都聽到了，謝世子認出了我寫的字，你們還有什麼話說？」她可不是什麼吃了虧還息事寧人的個性，直接質問宋華濃等人。

宋華濃的臉漲得通紅，字是謝弗認出來的，親口說明了字體，還有山長和一眾學子們見證，她算是丟了一個大臉，暗罵這個傅隱素還真是走運！

「是妳自己非要用這麼生僻的字體，故弄玄虛。」

「妳自己不認識，還說我故弄玄虛，不知宋姑娘有沒有聽過井底之蛙的故事？」

宋華濃氣到快要吐血，狠狠地瞪著隱素。

隱素以袖掩面，沒忍住打了一個哈欠。沒辦法，她實在是太睏了。

「宋姑娘，請問我現在可以進去了嗎？」

明明身為學院山長的趙熹還在，學院的一眾翹楚也在，她非要問宋華濃，此舉無異於將宋華濃架在那裡，點頭和搖頭都不對。

隨後她又似抱怨般地嘟囔了一句，「上個學還這麼麻煩，早知這學院是你們宋家開的，我就不來了。」

「妳、妳胡說什麼！」宋華濃被氣得快吐血，「學院隸屬皇家，妳這個都不知道嗎？」

崇學院始建於大酈開國元年，最早是皇家學院，學子除了皇親國戚還有世家子弟。後來學院逐漸淪為皇子們拉幫結派的基地，當今聖上的祖父景帝在位時惱其危害，一道聖旨將皇子公主們全部召回宮中。

雖說學院如今也對民間開放，但性質一直沒變，依然歸皇家所有，是以哪怕趙熹只是一個山長，其地位不比朝中的三四品大員差。

「妳怎麼不早說？妳剛才一副東家的模樣，我還以為這學院是妳家開的。」隱素的面上盡是上當受騙的羞惱，「既然不是妳家開的，那妳憑什麼剛才不讓我進？」這可真是說也說不清楚，眾人齊默。

「生也有涯，然學海無涯，漁樵耕讀皆有我師，望諸位共勉之。」趙熹這句話既未點名道姓，也未針對任何人，但聽在宋華濃的耳朵裡就是在說她。

如果不是死死忍著，她懷疑自己肯定要吐血三升。

別看她在外面仗著梁國公府耀武揚威，其實她內裡極虛，不為別的，只因她並非國公府真正的嫡女，而是記在國公夫人名下的庶女。

國公府給她體面是希望她能給家族帶來利益，若是她給國公府惹了禍，莫說是嫡母，便是父親梁國公也容不下她。

山長不在官場卻地位不凡，若此事被有心之人宣揚出去，她還如何在嫡母與父親面前賣乖？還有，自從她進到學院的那一天起，她就知道自己日後的夫君應該就在昭院那些人當中，今日她丟了這麼大的人，日後還怎麼說親？都怪傅隱素！更讓她怒不可遏的是，傅隱素大搖大擺進學院時故意在她耳邊說的話。

「我和宋姑娘不一樣，我是來學院上學的，宋姑娘是來找男人的。」

隱素的聲音不小，周圍幾十人都能聽到。

一時間，無數雙眼睛看向宋華濃，羞得她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。

好妳個傅隱素，她們這梁子算是結下了！

隱素本來還想和謝弗道個謝，可惜她剛往那邊抬了腳，昭院的那些人就像是觸發了機關似的將謝弗圍在中間。

她又不是洪水猛獸！昭院那些人像防狼一樣地防著她，生怕她叼走羊圈裡最好看最出色的一隻羊。

罷了，那可是天邊的月亮，豈是她這樣的俗人能構得著的。哪怕是月亮掉進了水裡，她這只猴子窮盡一生的力氣也撈不著。

雖然近不了身，但禮數還是要盡到，她遙遙行了禮，然後道謝。

雍京女子盛行的是萬福禮，她行的卻是揖禮，躬身如柳彎腰，配著那一身紅衣寬袖，說不出的落落大方。

「傅姑娘還真是處處出人意料。」林清橋搖著扇子，因為和謝弗站在一起，他如今也被人圍在中間，若不是仗著人高腿長，他怕是看不到隱素的一言一動。

謝弗比他還略高些，自然也能看到隱素。

隱素做完自己該做的，徑直從戚堂身邊走過，目不斜視。

有人驚訝，有人竊語。

「她竟真的不糾纏戚二公子了？」

「看樣子應是如此。」

「難道真是心比天大，意欲纏上謝世子？」

「她還真敢想！」

紅色的抹額髮帶隨風飄逸，映紅了戚堂眼中的鬱色。

自從兩個多月前這個女子在街上撞見他之後便開始沒完沒了的糾纏，他記得她捧著路邊野花獻寶似的送給他的情景，也記得對方滿頭大汗追著給他送點心的樣子，那麼的醜態百出，那麼的讓人厭煩。

可是就是這麼一個讓他淪為笑柄的女子，卻是從小到大他認識的人中唯一一個滿心滿眼都是他，真心真意對他好的人。

他享受著從未有過的在意和關心，又害怕自己和粗俗低賤之人扯上干係，所以他一面惱怒一面縱容，矛盾至極。而今這個眼裡曾經只能看見他的女子對他視而不見，他竟感覺到一絲說不出來的失落。

德院與昭院隔著一條洗墨池，過了池上的詩風橋便是德院的地界。

眾人避隱素不及，離她老遠。

她怡然自得地欣賞著沿途景致，心下感慨不已。不愧是本朝書香最為濃郁的學府，路邊的一個小石子彷彿都飽浸著書香之氣。

當她走上詩風橋時，那些避著她的人要麼是已經過了橋，要麼就是在橋的那一頭，漢白玉石的拱橋之上，她一人獨行。

小橋流水，紅衣佳人，遠望如一幅唯美畫卷。

「這個土憋貨……長得還真不差。」

「徒有其表，內裡空空，可惜了。」

今日德院教的是瑤琴，教琴的女夫子清瘦而面長，約莫二十七八歲的模樣，她神情複雜地將隱素安排在最後面的角落位置。

隱素對這個安排很滿意，這個位置好啊，右邊臨窗空氣好視野好，正是上課打瞌睡開小差的風水寶座。

「夫子，傅姑娘能免試入學，還能寫得一手花符體，想來學識不淺。我等同窗皆有心相交，更想見識一下傅姑娘在其他方面的造詣，不如將後日的考試挪至今日如何？」

隱素剛調整好姿勢，還沒等她拿出書來掩人耳目準備打瞌睡時就聽到顧兮瓊的聲音，當下暗道一聲我去，她和崇學院肯定是上輩子就八字不合。

瑤琴那玩意兒，她別說是彈了，就連摸都沒摸過，一上來就讓她考試，看來她是要抱個鴨蛋回家了。

一想到便宜爹娘送自己出門時那與有榮焉、殷殷期盼的目光，她默念好幾聲對不住。

「不會吧，好好的為什麼要提前考試？」坐在隱素左邊的圓臉姑娘華服美飾，一看就是出身極好的世家千金。「完了，完了，怎麼突然考試，我一點準備都沒有。」

有人嗤笑，小聲嘀咕著什麼妳準備好了也沒用之類的話，換來圓臉姑娘一個大白眼外加一個眼刀子。

對於顧兮瓊的提議，附和者眾多，其中又以宋華濃的響應最為熱烈。

自負底蘊的世家都瞧不上外來的闖入者，更何況是傅家這樣的人家。許夫子原也是書香之家出來的女子，平日裡自視頗高，最是瞧不上以色侍人之人，更不喜傅家這樣操持賤業的暴發戶。

她想，考試並非針對一人，而是所有人都參與，自然算不上為難某一個人，便是傳到聖上和思妃娘娘那裡，誰也挑不出錯處來。何況顧姑娘又提議讓傅姑娘最後一個考，看似極為謙讓……

「不是虛心豈得賢，欲向他人討教者，自當先禮於人前。顧姑娘不愧是我德院翹楚，就依顧姑娘之言。」許夫子誇讚顧兮瓊的同時，看的卻是隱素。

隱素緊著一張臉，像是聽不懂這番話裡的機鋒和諷刺。讓她寫字不夠，還要讓她彈琴，看來這些人今日不看到她出醜誓不甘休。

眾人早知今日課程，自是帶了琴。

所有人都將琴擺在自己桌前，一個比一個名貴，或是材質不凡，諸如紫檀紅木等，或是雕花刻字精美，暗含著琴主人的雅致才情。

隱素沒有琴，只聽到顧兮瓊提議派人去多寶軒裡取一把閒置的琴給她。

所謂的多寶軒並不是崇學院收藏各類寶物玉器的地方，而是一個堆放雜物的屋子，裡面除了殘破的桌凳之外，還有一些廢棄的樂器等物。

琴很快取來，是一把材質尋常、掉了漆皮的瑤琴，琴身上還有未擦淨的灰塵。

顧兮瓊儀態盈盈，第一個撫琴。

宋華濃搶了第二，一邊彈琴一邊抬著下巴睨著隱素，那驕傲的模樣像是鬥贏的公雞恨不得嚷得天下皆知。

接下來是第三、第四、第五……

有人琴藝確實不俗，有人只能說是尋常能入耳。

悠揚的琴聲中，那圓臉姑娘越發坐立不安。

上課豬睡覺，考試猴子跳，搜腸刮肚不著調，腹無點墨咕咕叫，這是學渣的典型表現。

果然，圓臉姑娘上官萸彈的琴那叫一個鬼哭狼嚎，驚得外面竹林的鳥四處亂飛。

許夫子的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，好像上官萸是一顆壞了一鍋好湯的老鼠屎。如果沒有上官萸，這場單方面碾壓的下馬威堪稱完美。

最後考試的是隱素，她站起來對眾人道：「獻醜了。」因為她是真的要獻醜了。她隨意地將雙手放在琴上，拂起的寬袖如紅霞流光，垂在腦後的髮帶飄逸，不說琴藝如何，單這架勢就讓有些人心裡一咯噔，暗忖著她會不會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。

「錚！」一根琴弦斷裂。

所有人驚到跳起，竹林中被上官萸驚飛後將將落下的鳥兒又四散逃離。

「錚！」又一根琴弦斷裂。

那琴發出的聲音是耳膜所不能忍受的刺耳。

宋華濃回過神來，眼睛裡全是興奮之色，她就知道這個傅隱素是個草包，剛才那什麼花符體不過是瞎貓碰到了死耗子。

「錚！」第三根琴弦也斷了。

「行了。」許夫子面色極其難看，「傅姑娘，妳就彈到這裡吧，我已經知道妳的水準了。」

「她有什麼水準，簡直是一竅不通。」宋華濃冷笑，一口濁氣盡出，「這可真是獻醜，她倒是有自知之明。」

傅隱素不就是仗著思妃娘娘的聖寵混進德院，昨日還說什麼不再糾纏戚二公子，明顯是騙人的鬼話。一個鄉野出來的粗俗女子，縱然一張臉還能見人，也不過是空有皮相的草包。

「謝謝宋姑娘誇獎，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有自知之明。」隱素突然道謝，還一臉的認真，反倒讓人拿不准她說的是真話還是反話。

不過在宋華濃聽來，這話不僅是諷刺，還有暗指。

「妳少陰陽怪氣！」

「原來謝謝妳是陰陽怪氣，那我知道了，下不為例。」

軟飄飄的話像綿花落在人心頭，叫人喊不出也罵不出。

顧兮瓊還是大家閨秀風範，對隱素道：「傅姑娘不用灰心，萬事開頭難，妳如今不會，日後好好練習，假以時日必定有所成。若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，我等都會盡力相助，傅姑娘不必客氣。」

隱素面無表情。

許夫子頻頻點頭，很是為有顧兮瓊這樣識大體的學生感到驕傲。

「顧姑娘友愛同窗，當為我們德院典範。」

一時間驚起誇讚聲無數。

上官萸輕聲對隱素道：「傅姑娘，妳能來德院真是太好了。」

隱素頗為訝異，上官萸的示好來得太過突然，弄得好像她做了多了不得的事才招來別人如此鄭重其事的感慨。

有人好心替她解惑，她這才知道學院考試是要評名次的，以前上官萸每逢考試必是最後一名，現在有她墊底，上官萸的名次就進了一名。

但這並不是上官萸謝她的理由。

當隱素抱著斷弦琴站到德院外面的竹林旁邊時，不由望天長歎。

她在罰站，位置就在德院最邊上，足以讓進出學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隔著洗墨池，昭院眾人也能將她盡收眼底。

怪不得上官萸會鄭重其事地謝她，畢竟世家姑娘最重名譽和體面，罰站對她們而言無異於丟人現眼。

昭院此時正在上畫畫課，授課之人是個老者，聲音抑揚頓挫，渾厚有力，「擅畫

者至善至美，與山石曲折盡水之變，潑墨揮毫隨物賦形以至躍然紙上栩栩如生……」

有人已注意到隱素，交頭接耳。

林清橋的桃花眼閃了閃，隱有笑意。

「夫子，今日畫景，不如就畫那片竹林可好？」

眾人聞言，無不朝那片竹林看去，只見竹海濤濤，一片綠海中點綴著一抹紅。

「春來不負東風意，綠肥紅瘦正相宜，就以此為題。」

老夫子話音一落，眾人神色各異，不少人往戚堂看去。

戚堂沉默地鋪紙調色，心中五味雜陳。

傅姑娘未曾進過學，淪為德院最後一名不足為奇，但願她能知難而退，免得日後常常丟人現眼，成為世人眼中的笑話。

將將提筆，視線往那邊一看，突然有些怔神。

那抹紅色絕豔奪目，風吹動著衣袂，還有那飛揚的髮帶，遠遠瞧著飄逸出塵，儼然有種超脫之態。

若不是知道那是誰，他怕是會誤以為是哪個世家出來的貴女。

「戚二公子日後一定會悔到腸子鐵青。」林清橋小聲和謝弗咬耳朵。

謝弗往窗外看去，鏡湖般的眸中似是映出了一幅美景。

第三章 成為畫中人

隱素還在望天，眼睛都看累了。

這天湛藍如洗，比起坐在教室裡聽課，她更願意站在這裡躲清靜，如果能有一桌一椅並一壺清茶就好了。

她不知道自己已成了別人眼中的風景，更不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全被別人入了畫，那些畫中的她或是飄逸或是嬌態，與竹林相映成景，令人賞心悅目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許夫子過來。

「傅姑娘，妳可有好好反省？」

「有，我爹說做人不能半途而廢，我不能沒考完就放棄。」隱素一勾手指，挑動琴弦。

「錚！錚！錚！錚！」四根弦盡斷。

鳥兒又從竹林中驚竄而出，一坨白灰的鳥屎準確無誤地落在許夫子的頭頂上。

許夫子氣極失態，「傅姑娘，妳可是對德院的教學有什麼不滿？」

「妳教我了嗎？」

許夫子一噎。

這時，一道含笑的聲音傳來，「傅姑娘問得不錯，妳教她了嗎？」

來人白衣摺扇，正是林清橋。

許夫子心下驚疑，不知林清橋為何會來，更不知他為何會幫隱素。

隱素站得久了，面上已然有些睏倦之色，越發顯得嬌憨天真，「夫子妳從未教過我，我又何來不滿一說？」

「考試是德院的傳統，妳中途入學，難道我德院要為妳一人更改規則不成？」

好大的帽子，好一個站在道德制高點義正辭嚴的夫子。

「考試自是應當，我並無異議，方才我有好好反省，不知夫子為何以為我心生不滿？」

許夫子想罵人，她從沒碰過如此不尊師重道的學生，不聽教化就算了，居然還一通歪理，簡直是朽木難雕。

「林公子，你也聽到了，我說一句，傅姑娘有十句等著我，這讓我如何教她？」

「我說什麼了？哪裡有十句？」

「確實沒有十句。」林清橋忍著笑，看向許夫子的目光卻是帶了幾分冷色，「既然妳不知道如何教她，要不要我去請示山長另請高明？」

許夫子臉色大變，她是生在書香之家，但卻不是世族大戶，多少學子以進崇學院為榮，更何況是在學院當夫子。因為她是德院的夫子，在所有族人面前都高人一等，父母更是以她為榮，這份差事她不能丟！

她驚疑不定，猜測林清橋為隱素出頭的原因。

「林公子，許夫子也是用心良苦，你可不能偏聽偏信。」

顧兮瓊不知何時過來的，身後跟著一群人。

「咦？」隱素眼中盡是困惑，「林公子，我剛才說什麼？」

「傅姑娘只說自己沒有異議，且有好好反省。」

「那我這些話說錯了嗎？」

「自然是沒有。」

所有人都看得出來，林清橋明顯站在隱素這邊。

「傅姑娘第一天上學，學院的規章制度都不清楚便讓人考試，確實有失妥當。」

「還是林公子說了公道話，有些人可壞了，就想看我出醜。我是不會彈琴，但她們也不能拿一把琴弦都脆了的琴來看我笑話。」隱素的聲音透著幾分委屈，彷彿是小孩子在置氣抱怨，又像是小女兒家在鬧彆扭。

許夫子聽到隱素這話，當下查看那斷裂的琴弦。莫說是用大力，便是輕輕一扯琴弦都會寸寸斷開。

她自知今日因為偏見而大意，立馬給自己圓話，大意是她不知琴弦老化，暗怪隱素為何一早不說。

「這琴好像是顧姑娘讓人拿的。」有人小聲道。

不少懷疑的目光看向顧兮瓊。

顧兮瓊大方認錯，「此事是我疏忽，原以為這琴瞧著無損應是好的，沒想到卻因為擱置太久而脆了。」

眾人一聽這話，站在她那邊的人不少。

誰讓隱素初來乍到還不帶琴，別人好心好意給她取來一把，再是如何她也應該心存感激。

「傅隱素，妳簡直不知所謂，兮瓊姊姊是一番好心……」宋華濃最先跳出來。

「我知道她是好人。」隱素一派嬌憨，「我們鎮上有個田寡婦，成天不是關心別人家的男人是不是死在外面了，就是擔心別人家的孩子養不養得活。有一次我被

狗追著咬，那田寡婦看見了，一個勁地勸我不要打狗，這樣的好人可真是難得。」
眾人無不震驚，還有這樣誇人的？

有人感慨鄉下人就是鄉下人，說話如此粗俗不堪，還拿個寡婦來和顧姑娘相提並論，十分過分。

偏偏誇人者韶華明豔，面上全是真誠之色，好似她本就該是千嬌萬寵的天之驕女。她的一身紅已是顯眼至極，這般嬌態更是刺紅了有些人的眼。

宋華濃眼裡都噴出火來，「妳、妳這是指桑罵槐，妳憑什麼這麼汗巖兮瓊姊姊！」

「我不是在說田寡婦嗎？幾時汗巖顧姑娘了？難道在宋姑娘心裡，顧姑娘就是這樣的人？顧姑娘我可沒說妳，是宋姑娘自己說的，不關我的事。」

這下宋華濃的一口老血都快吐出來了，腥氣堵在她的心口，上不得上下不得下，只把她氣得頭頂冒煙。

顧兮瓊冷著臉，銳利的目光像是要將隱素看穿。

德院眾女雖然有時候一致對外，但內裡卻是小幫派眾多，盤根錯節，關係極為複雜，多半是面和心不和。

同為世家大戶出來的姑娘，哪個不想耀眼於人前，事事拔得頭籌？顧兮瓊占了四美之一的名額，背地裡不知多少人嫉妒。

是以有人為顧兮瓊不平，也有人為隱素抱不平。

而為顧兮瓊不平者以宋華濃為首，因為她懷疑隱素口中的那條狗是在罵自己。

林清橋看戲看夠了，終於說出自己的來意。

原來是柳夫子有請，他是現在昭院教畫的夫子，但他卻不屬於學院。

大鄴自太寧帝開國，緊接著就是寧安盛世時期，國家繁昌，百姓安居，後又有景宏之治，更是國泰民安。

景宏之治的兩代帝王，正是當今聖上已故的皇祖父和父皇。

身為先帝與當今聖上的老師，柳夫子早已名滿天下，因他致仕之後有點閒，便在崇學院掛了一個閒散夫子的名，教學全憑心情，閒來無事時會來教上一兩節課，心情不好就數月也不來一回。

所有人都震驚於柳夫子會請隱素，隱素自己也是一頭霧水。

到了昭院，見到那些畫作，眾人更是吃驚。

畫作各有千秋，但畫中人卻只有一個，無數雙或是羨慕或是嫉妒的目光看向隱素。

隱素在柳夫子的要求下翻看那些畫作，最後她選中一張，「我覺得這張畫得最好。」

柳夫子一看，撫鬚大笑，「正如我所言，不論是否學過作畫，不論是否知道其中技巧，但凡是真正的好畫作，哪怕是一竅不通者也能一眼辨別。」

原來此前昭院學子們作完畫後，謝弗不願參與評比，說是怕有失公允。

他為第一，其實無人會有異議。

柳夫子知他顧忌，道有才者不需太過謙虛，更不應顧忌太多，因為明珠永遠無法蒙於塵，蛟龍潛底亦不能損其威。

因為他不希望自己最得意的學生太過禮讓於人，於是才有這麼一齣，決定請一個不知情的局外人來點評畫作，身為畫中人的隱素最是合適。

隱素看向站在人群之外的皎玉男子，哪怕是一樣的白衣，有些人的光華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忽視的，那神清骨秀的風姿、金相玉映的俊美，無愧崇學院之光的稱號。宋華濃心裡的嫉妒成了瘋草，這個傅隱素怎麼運氣如此之好！能入他人的畫也就罷了，竟是成了所有昭院學子筆下的畫中人，不僅有戚二公子和林公子這樣的翹楚，甚至還有謝世子為其作畫，一個鄉野出來的草包何德何能？

突然，她眼睛瞪得老大，看著那個明月臨世般的男子走到隱素面前。

「既然傅姑娘喜歡這幅畫，我便將它送給傅姑娘，不知傅姑娘意下如何？」

隱素的心頓時小鹿亂撞，喃喃道：「我聽你的。」

幾道帶刀的目光射過來，恨不得將她刺穿。

誰讓這個鄉野女子如此和謝世子說話的，什麼你呀你的，不知情的還當她和謝世子交情有多深。

謝弗不僅將畫送給了隱素，還取來自己的私章落了款。

此舉驚呆了昭院學子，也讓德院中的很多人紅了眼。遙想這些年來，還未曾有一人能在謝世子跟前得到過如此臉面。

隱素捧著畫，心裡的花都開了。謝弗的畫功出神入化，不僅人美景美，還畫出了她當時眼裡的嚮往之色。

她被無數羨慕嫉妒恨的目光包圍，朝謝弗行了一個揖禮。

紅衣墨髮，髮帶輕舞，那一身的姿儀自然靈動，彷彿剛從畫中走出來一般。

「瞧她行的這個禮，還真是好看。」

「這位傅姑娘或許不似外傳的那麼粗俗。」

「方才我作畫時也是如此想的。」

「不知戚二公子是不是也這麼想？」

戚堂憂鬱的眼神複雜無比，心口泛起說不出來的失落，彷彿以前僅屬於自己的某個東西被他遺落了。

他知道很多人在看自己，只能默默低頭。

昭院學子的議論聲不僅德院其他人能聽得見，隱素也能聽清。她沒有看戚堂，從對方身邊經過時眼角的餘光都沒有斜一下。

今日上學之行曲折重重，最後的結果卻是不差，放學之後面對便宜爹娘擔心關切的詢問，隱素只報喜沒報憂，還將那幅畫展示給他們看，樂得他們一個勁地誇畫好看她也好看。

一家人其樂融融地用盆子吃完飯，天色漸黑。

折騰一天，她已是睏極，天剛黑就上了床。

半夜，她迷迷糊糊睜開眼，一看到黑色的帳頂，嚇得又趕緊閉上眼睛。

不是吧，怎麼又夢到了這個？

突然，她想起了那天的驚雷，難怪她當時就覺得不太對，那種全身通過電流的感覺，不正是被雷擊中的症狀嗎？

難道說那道雷擊中了她，且產生了不一樣的磁場，但凡是白天謝弗和她說過話，晚上她必定會夢到這個和謝弗長得一樣的瘋子？

至於她為何還是自己原本的模樣，或許是因為雷電直擊的其實是她的靈魂，所以她才會以上輩子的面目出現在夢中。

冰冷的聲音在耳邊響起。

「醒了？」

那陰冷透骨的恐懼太過強烈，她整個人已瑟瑟發抖如篩糠一般。

「妳到底是誰？」

這是個好問題，她也想知道這個人是誰，長著一張和謝弗一模一樣的臉，卻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狀態，如果說這個人是瘋魔，那謝弗就是佛。

「我……我說我是天上的仙女，你信不信？」

「仙女？」又陰又冷的聲音，透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殺意。

「對。」她嚥著口水，膽子漸大，「你身上的戾氣太重，佛祖感知到你的戾氣，派我來感化你。」

男人笑了起來，笑聲寒涼刺骨，赤眉紅目，卻又邪肆俊美至極，「感化我？」

「對，你只要被感化了，以後也能飛升成仙。」

男人又笑了，聲音越發陰氣沉沉，從耳畔拂過，好比是從地獄吹來的風，瞬間讓人渾身起滿雞皮疙瘩。

「可惜了。」

隱素的心提了起來，然後她聽到更為寒涼刺骨的聲音。

「我不需要被感化，也不想飛升成仙，因為我死後註定要下地獄！」

這人是個瘋子！「你要不要再好好想想？」

男人猩紅的目似染血，血絲糾纏如噬人的網，「妳在擔心我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就和我一起下地獄！」

寒光在隱素眼前閃過，她又一次眼睜睜看著那長長的劍身穿過了自己。

「啊！」

天還未亮，外面一片漆黑。

伯府後院豆香濃郁，身高體壯的傅榮一邊推著磨盤，一邊往中間孔洞放泡好的豆子。

豆子在石磨的推動下化成了汁，流進事先放好的木桶中。

傅家現在有下人，也買得起驢拉磨，但他還是喜歡自己親力親為。如今不用靠這門手藝謀生，每次磨的豆子也不多，他索性連秦氏都不用。

腳步聲傳來，他驚訝抬頭，「素素？」

隱素方才被嚇醒，感覺自己整個人都被汗水泡透了，一抹額頭又冷又濕，枕頭也已被汗水打濕，一番擦洗換衣後便再無睡意。

她自然地接過傅榮手中舀豆子的木勺，幫著一起磨豆腐，石磨推動間發出沉悶的碾壓聲，一如她此時的心境。

燭火映在她的眸中，一雙眼睛清澈透亮，再無以前的滯澀，明明還是一模一樣的五官，卻像生生變了一個人。

「我女兒是真的好了，都知道幫爹幹活了。」傅榮感慨著。

以前閨女不太機靈，又長得好看，因怕被有心人惦記拐走，家裡還得分出一個人看顧。眼下閨女好了，不僅靈臺清明了，還能給家裡搭把手，他們家的祖墳肯定冒了青煙！

「妳今日還要上學，趕緊再去多睡一會。」

隱素搖頭，她不敢睡了。一次好說，兩次算怎麼回事？而且還那麼的真實，難道是她心裡太陰暗了？

世上有三苦，撐船打鐵磨豆腐，傅榮能吃得這份苦是因為他力氣大。

一桶豆子，父女二人通力配合，不到半個時辰就磨完了。

磨好的豆汁過濾煮沸，待點鹵凝固之後瀝水成型。

做完這一切，天色漸亮。

早飯是新鮮的豆花配蔥花餅，吃完飯後父女分道揚鑣，一個去賣豆腐，一個去上學。

清晨的崇學院外是最為擁堵的地方，各家馬車擠擠攘攘，還要遵循著誰家地位高就給誰讓路的規則。

傅家這樣的門第不夠看，馬車也擠不到前面，隱素索性讓車夫和小蔥先回去，自己則下了馬車徒步前行。

「傅姑娘。」

聽到熟悉的聲音在叫自己，隱素早起的睏意頓時消散。

有林清橋的地方很大可能會有謝弗，她不想見謝弗，並非是因夢生厭，而是心中有愧。

人家好好的崇學院之光，多少人敬著捧著，到了她的夢裡又瘋又癲，更可怕的是那個夢太過真實，真實到讓她害怕夢裡夢外分不清。

所以她不僅沒有停下，反倒是加快腳步，寬大的紅衣行走間翻飛，紅色髮帶飄揚，心急之下走出了六親不認旁若無人的姿態。

遠遠還能聽到林清橋疑惑地問什麼人，「傅姑娘是沒聽到嗎？我怎麼覺得自己好像被嫌棄了？」

她心中暗暗對林清橋說了一聲抱歉。

馬車上，林清橋還在納悶，「我昨日明明還幫她說話，沒道理她會躲著我。益之，你說說看，是不是我太過熱情，嚇到她了？」

謝弗搖頭，說了一句不知。

「你能知道才怪。」

林清橋放下車簾，向謝弗提議就此走路前行。

兩人剛下馬車，恰好看到後面的馬車也下來一人。

顧兮瓊上前見禮，儀態端莊，「我瞧著世子氣色不太好，是否最近身子不適？還望世子愛惜自己的身體，時時寬心，莫要為世俗凡塵之事擾了心緒，傷了自己的身體。」

「顧姑娘，我怎麼覺得妳這話像是盼著益之不好？」林清橋搖著扇子，一派的風流倜儻，「且聽著好似說益之時日無多，妳是在提醒他該及時行樂。」

顧兮瓊瞳孔猛縮，忙解釋說自己是一番好心。

林清橋不置可否，他可不是學院那些眼神不太好的人，看不出這位姑娘的小心思。姑娘家有些心思無妨，但若是心思歪了便會叫人生厭。

「顧姑娘這樣的好人實在是讓人害怕。」

顧兮瓊臉白了白，「林公子是不是因為傳姑娘，所以對我有些誤解？」

「無關傳姑娘，僅是我個人喜惡，顧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話說到這個分上，顧兮瓊再是好涵養也不可能傻站著聽別人奚落自己，行了告退禮，優雅地上了馬車。

林清橋和謝弗皆未多看一眼，徑直往學院走。

「你近兩日氣色確實不佳，是不是又犯舊疾了？」

謝弗垂眸道了一聲無事。

「真的無事？」

「昨夜失眠，沒有睡好。」

「又是讀佛經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林清橋「咦」了一聲，「你……你不會真的有了我等凡夫俗子的紅塵煩惱吧？」

「我作了一個夢。」

「什麼夢？」林清橋的桃花眼滿是八卦之色。

「一個奇怪的人。」

林清橋聞言，八卦之火熄滅，他只想知道謝弗的夢裡有沒有美人和紅帳香，一點也不想瞭解一個奇怪的人。

他沒有看到謝弗鏡湖般的眼底翻起的暗湧，像是被困在湖底的怪獸在躁動不安，幾欲衝出來興風作浪。